



類函
百二死

二百八二
一八四
二百八三
二八四



1加3
427
128



門 4 3
號
卷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由諸山田一人
購以贈

早稻田書圖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人部四十一 謹慎 勤勞

謹慎一

增爾雅曰愆神溢慎也 疏曰謂謹慎也愆者周書洛誥

之真周頌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 易曰庸行之謹 又曰自我致寇

敬慎不敗也 又曰君子以慎言語 又曰言行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又曰苟錯諸地而可矣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

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又曰亂之所生也

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書曰儆戒無虞
又曰慎厥身脩思永 又曰慎厥終惟其始 又曰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又曰其難其慎 又曰明
德慎罰 詩曰慎爾出話 又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禮曰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又曰君子道人以言
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
謹於言而慎於行 又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
里 又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韓
詩外傳曰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
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又曰脩身不可以不慎

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
戕故汙辱難前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
漢書魏相傳曰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
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晉書郭璞傳曰夫法令不
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糝政作
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 老子云慎
始始則無敗事 管子曰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
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
又曰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
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

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 文子曰所謂小心者
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 荀子曰言有名
禍也行有名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 文心雕龍曰義
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 明方孝孺集曰
均之爲身也醒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
爲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

謹慎二

增三國志齊王芳紀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
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書曰厥亦
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又曰惟周公克慎厥始

荀子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
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
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
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
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史記萬石君傳曰萬石君以
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
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
必朝服見之不名二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
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
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

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 又
曰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
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
他皆如是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
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有郎
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
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史遷
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
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

此 孔光傳曰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
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
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
之過以奸求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
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
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後
漢書曰清河孝王慶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
裝衣冠待明約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東觀
漢記曰樊楚為尚書郎每當職事嘗晨駐馬待漏雖在
閑署冠劍不解於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 又

曰樊宏為人謙慎每當朝會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
上聞之勅驪臨朝乃告勿令豫到 又曰杜安字伯尼
貴戚慕其名或遺以書安不發悉辟藏之後捕貴戚賓
客安開辟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漢紀曰北
海敬王睦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名而謂之曰朝廷
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
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
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
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知慮畏慎如此 司馬
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

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倫
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
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問之意乎徽曰如
君所言亦復佳 三國志許褚傳曰褚性謹重奉法質
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
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
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
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眾談足矣入室何私乎
太祖聞愈愛待之 典韋傳曰韋為校尉性忠至謹重
嘗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 通鑑曰吳左

人部

洪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謹慎

大司馬朱然內行修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 晉書
荀勗傳曰勗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
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 羊祜傳曰祜歷職二朝任
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
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
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
詭辭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
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南史周捨傳曰捨占對辨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
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嘗

一座皆悅與人語謔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
服之 通鑑曰陳顯達自以門寒位重遷官常有愧懼
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 太平御覽曰後魏庾岳
爲刺史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
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慎如此 北史李孝伯傳曰
孝伯性方慎忠厚每朝廷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
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減草藁家人不見 唐書
房元齡傳曰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
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
足以保躬矣 薛元敬傳曰元敬謹畏未嘗申欸曲杜

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楊師道傳曰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 宇文士及傳曰太宗延入問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遠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 蕭瑀傳曰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 通鑑曰李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

唐書席豫傳曰豫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耶 裴遵慶傳曰遵慶性淳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為恥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橐疏數而莫知所言 高郢傳曰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橐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傳私家 鴻書曰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及柳玘為瀘州刺史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易生

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宋史賈黃中傳曰黃中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爲謹厚 遼史耶律賢適傳曰應曆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靜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 金史薛繼先傳曰繼先字曼卿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

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慎皆此類 元史阿里海牙傳曰阿里海牙兄野訥之在臺及侍禁中於國家事有不便輒言之言無不納然韜晦惡盈不泄於外 乃燕傳曰乃燕雖居顯要而小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曰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間被堅執銳斬將搃旗勤勞四十餘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可謂極矣慎勿驕惰以隳先王之名爾曹戒之 抄思傳曰抄思子別的因母張氏嘗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別的因受教唯唯 安童傳曰安童母弘吉刺氏昭睿皇帝之

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
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
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宇文公諒傳曰公諒嘗
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
書即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
明劉基傳略曰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悉條答而焚其草
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寬
大云 又曰基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
之無令後人習也 湯和傳曰和晚年益為恭慎入聞
國論一語不敢外泄 洪武實錄曰上與翰林待制吳

澄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
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
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
者則必至成大惡 潘辰傳略曰辰居官晨入夜歸宅
禁近隆冬不置爐火 椽曹名臣錄曰胡鼎性謹密內
有事未嘗言於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
吾不知也 楊士奇傳曰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
事雖至親厚不得聞 明紀編年曰夏原吉為少保尚
書嘗與同列飲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
君子不以冥冥隨行其敬慎如此 張輔傳曰輔雄毅

方嚴治軍整肅屹如山嶽三定交南威名聞四裔歷事四朝連姻帝室而小心謹慎善遠權勢

謹慎三

原怨豈在明 治不忘亂 尚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

馬 易君子安不忘危 小吏為密 大臣莫知 志三國

召御府史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

為密乎帝聞愈敬憚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

政已決輕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 石慶數馬

趙禹絕賓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

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漢書趙禹

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 陳寵周密 李秉清勤 後

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 書陳寵傳寵以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

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 王隱晉書李

緒子秉官秦州刺史嘗侍司馬文王坐上曰為官當清

慎勤不得已而去三者何先對曰必不得已慎乃為大

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

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增親署笏端 常書座右 唐書崔澄性滑稽善辨帝恐

有益於時者嘗書置座右以爲益官之戒 藏彙禁中

給事帳下 歐陽修晏殊傳公侍東宮時真宗有所詔

密有所對必以其彙進示不洩也後閱閣中遺書得所

進彙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 人莫之見也 北史魏王

洛兒傳明元在東宮以善騎 下門式馬 脫帶腰舟

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過 晉書蔡謨傳謨性篤慎

列女傳蓬伯玉事詳賢二 晉書蔡謨傳謨性篤慎

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常佩銀符 不作木枕 元史速哥傳速哥父忽魯忽兒

居軍中奏白機務往返未嘗失期 稗史郎世業泛涉

况過於此惟願令人寫書樊子蓋曾遺之書曰在官寫

書亦未合世業答曰 夫終不言 醉亦熟視 仲輔初

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夫終不言 醉亦熟視 仲輔初

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起視之乃所識人也即檢奩中

物與之令去曰吾終不言矣後夫人白首偕老常問其人

為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其慎如此 新唐書

元萬頃傳胡楚賓性慎重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

之亦熟 懔馭六馬 戲謝一縑 南史梁范雲傳梁帝

視不答 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懔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 出入禁闥

傳遠言不虛妄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 出入禁闥

妄語則謝卿以一縑眾共伺之不能記也 出入禁闥

簡閱衣裳 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

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南史王琨傳琨謙恭謹

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官積如此數

四 先室內批 誠如暹諭 宋史劉敞傳咸淳三年拜

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御史論內降恩澤曰

批 元史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曰卿得良醫疾

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曰卿得良醫疾

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暹諭設或

諱情良醫何益 知法不犯 執節愈恭 南史梁武陵

蓋以醫諷諫也 知法不犯 執節愈恭 南史梁武陵

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

也庶事無留是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

宗同母弟也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行家人禮

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潛龍時事伯圭

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

也 家人莫知 小吏抗禮 密出入宮禁數年謙議忠

言多所裨益有素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 抗禮人

闕澤傳澤性篤慎官府小吏呼名對問皆為抗禮人有

謹慎

非短口木嘗及
容貌以不足者
並車孿轡
徹鈎擁簾
史記袁盎傳

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騎並車孿轡上曰將軍怯耶盎

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暉主不

乘危而徵幸唐書杜審權傳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

居翰林最久終不瀟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

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鈎手擁簾徐下乃

退直入禁中驚拜殿下宋史王旦傳王元份留守

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既至京直入禁中

下令甚嚴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

郊忽聞後有駟詞聲驚視之乃旦也明徐禎御蔣勝

野聞太祖既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敏繼

而觴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喜不近宮女出

意已而達醒驚拜殿下帝聞之而喜

見堂皇漢書金日磾傳日磾自在左右日不忤視者數

其篤慎如此宋史王旦傳旦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

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

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刺鵠成驚擁鑪畫灰漢

懷政以事敗方知且遠慮

書馬援傳援戒其兄子日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

謙約節儉廉公有成吾愛之重之願汝效之效伯高

不得倘為謹飭之士所謂刺鵠不成尚類驚者也南

唐書宋齊丘嘗參秘書先主遂於池中築小亭度之以

木為至則徹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

幃中置灰鑪七箸兩人終日擁爐書灰為字旋即平之

思患豫防括囊无咎又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

括囊无咎无不詳不伐萬舉萬全韓詩外傳孔子

不詳慎於行者不伐萬舉萬全

謹慎四

增履霜堅冰易履霜堅冰也

得失輒于自書寫毀削草

本公朝訪逮不敢與對

蹈尾涉冰書心之憂危若

後漢樊宏傳宏

所上便宜及言

謹慎

冰 閉門斷客 魏略李豐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識別

使斷客 韓詩外傳曰慎 心如地寧 零音

謂之慎 寧 每事十思 吳志呂岱戒諸葛恪曰世

意古人 彙苑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末苟得澹然自守惟

所褒 願保優閑 北史後周于謹自以久當重權功各

所著 致酒數斛 記纂淵海侍中謝朓求出為吳興太

鎧甲 致酒數斛 守至部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

論為書 曰可力 不如不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

飲此勿與人事 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自識其

譙周常問其意 曰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滯漏不如

形色不可信人也 景文臥疾五年雖不見

不復視也 密函去來 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

大必以啓之形迹 周察莫有窺其際者

謹慎五

增 詩魏曹植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

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晉嵇康幽憤詩曰古人有言善

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

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戒乃終永貞

增 賦漢張衡思元賦曰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

服夕惕若厲以省僇兮懼余身之未敕 唐劉知幾思

慎賦曰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捨

舊而謀新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

也者賢愚定其美惡位也者朝市摠其名利七情由其

人部

不等百行以之咸異僕無心以自謀良遂途其必躓何者得不思失雄獨忘雌耽人爵以健羨窮代路之險巖是則平衡而登九折直轡而踐三危干戈生於肘腋胡越起於藩籬假使履獸尾而不啞探龍領以獲奇省僥倖以適願非仁者之所為也借如幽室鑿坯窮居負郭二頃樵採一廛耕獲困沈名於抱關志充訕於懸箔俄拔跡於羊豕倏搏飛於燕雀金紫照其陸離銀黃煥其沃若彼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落朝結駟而乘軒暮齒劒而膏鑊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亭之鶴奚一身而足怪迺九族其惟索爾其寂莫無事殷憂不平恥當年

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成懷書訪道學古言兵擅雲間之美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鐸穴由於足響膏爍起於多明趙國縱而蘇裂齊城下而酈烹吹律誅一作殊於西漢獻寶別於南荆遂懷沙於楚塞因說難於秦庭李仕登朝而就戮稽道超代而逢刑苟才智之為患雖語默而同傾若乃猛將出師謀臣獻策鱗翼攀附風雲感激開黃閣與朱門樹高幡及長戟恃龍蛇之恩舊望烏兔之盡獲思擅寵於邦家誓傳名於竹帛蜀既平而艾檻吳已霸而胥溺黜淮陰以斃韓遷杜郵而思白彼功成而不退俄寵謝而招隙何追憶於布衣翻興思於下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謹慎

澤各入門而自媚徒吊閻其何益亦有爵非才舉崇因
 寵遷吮癰求愛舐痔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托夢而衣
 穿啖弦直之死道喜邪徑之敗田氣噓霜而吸露力轉
 日而迴天自謂方江湖而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
 據萬古淒然至於申侯逼迫而辭楚盧綰披猖以去燕
 彼丁傅之崇貴將梅茹之威權疇一姓其或在覆五宗
 而不全次有跡鄙衡門情娛俠窟出入田實往來平勃
 歌無魚以自謀獻文虵而請謁疑臥薪之可久謂巢幕
 之恒安烈火照其潛燎衡風歛其上搏曹門傾而天鄧
 賈室壞而尸潘班坐刑於黨實殷取戮於臣桓顧噬臍

而不及知觸籬一作拾之為難夫化赤漸乎鄰丹為黔資

於邇墨生於麻者既革其操染於藍者亦變其色交非

鮑叔遊異田蘇忘臭肆之不惡持甘醴以為娛餘推誠

而裨一作耳蕭結鞶而連朱始刎頸以交約終反噬而

相屠王綢繆於魏諷石嬾疑一作憮於州吁孫秀與趙倫

齊貫石顯將牢梁並驅汗無禮以自及蹈不義而同誅

別有直若史魚正如伯厚飾智驚物露才不偶持瑾瑜

而指瑕鑿冰鏡而求垢彼獨潔之為雅固羣醉之所醜

况乃誅謗朝廷擯斥朋友方縉紳以豚犢延冠蓋以鷄

狗符結怨於晉台彭肆言於蜀后禍悲號於座上庾嘲

謹於行後揆榮辱之在身猶樞機之發口儻一言其靡
慎奚四大之能守然則禮無微而不驚疑作怨無小而
不離察關張之同敗審韋弦之所由豈直君子不可罔
而小人獨可仇侷儻英時昂藏遠邁觀斯隸其如萍觀
輿臺其若芥本無猜於螻蟻寧有忌於蜂蠆安知驚炙
輟授七尺由其喪亡羊羹匪均三軍以之覆敗苟有怨
其必復諒無所而不誠於是考茲出處稽彼行藏咸知
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惑多言之必敗迷暴貴之
不祥彼有足而罕衛行立身而靡防猶乘車之去軌若
涉海之無航既百慮而一致故異術而同喪唯夫明達

高人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強死無爲福
先無爲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爲而不恃
潔其心而穢其迹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閭室而整冠循
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爲介胄忠貞爲劔履愛髮膚而不
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鴈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
萬石守慎以全榮二疏既滿而辭仕表不及於憎愛柳
忘情於愠喜漢先主之立誠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
獨爲君子余雖不佞嘗從事於斯矣重曰夫含靈稟質
異品殊倫生何如而弗貴命何如而弗珍雁含枚以避
繳狐聽冰而涉津葵傾心而衛足櫟不材而謝斤彼草

樹之無識唯禽獸之不仁猶稱能以遠害尚假智以全
真矧百行之君子廼三才之令人何自輕於養性何自
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伊興誦之可詢敢刊銘以勒
座遂援翰而書紳

增論方孝孺謹行論曰士之爲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
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
有足也鳥之有翼也醒得之而後爲醒賢得之而後爲
賢君子脩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禽獸之歸夫焉
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闕闕
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

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
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
力專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

增銘金人銘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
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熠熠
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湖綿綿不絕或成網
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
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
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

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權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徒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增誠唐姚元崇辭金誠曰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司請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無悔悵不若守慎慎之伊何主誠在乎瓜李悔之伊何讒謗由乎意以慎則禍之

不及貪則災之所起苟自謹身必無謗恥凡所從政當須正已誠往脩來慎終如始

增雜文劉子曰遠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坵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勤勞一

增爾雅曰倫勤叩敕勤愉庸瘳勞也注莫知我勤惟王皆謂勞苦也倫者理也理治事務者必勞勤者廣雅云苦也孫炎曰習事之勞也敕者相約敕也亦謂勞苦愉者懌也郭云勞苦者多情愉今字或作詠又曰勞來同庸者民功曰庸瘳者說文云勞病也注詩云職勞不來自勉強者亦勤力強事謂剪篲勤也者由事事故為勤也詩曰迨其謂之

人部

剪善未詳 又曰庸庸惛惛勞也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又曰勞而不伐 書曰夙夜罔或不勤 又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又曰明作有功 又曰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矧矧 書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禮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左傳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

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詩傳曰小臣奉使而勤勞於公賦小星 又曰夫婦相戒以勤賦女曰鷄鳴 國語敬姜曰天子大采 大采采職也 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 祖習也 識知也 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 少采采衣也 夕月與大史司載 載天文也 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 九御九嬪之官也 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

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統公侯
之夫人加之以紘紕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
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
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
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明永
樂實錄曰上嘗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勤之一字豈獨
農夫宜盡士商賈皆當盡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
之

勤勞二

增列子曰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

身體偏枯手足胼胝 尸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禹
於是疏河決江十年未闕其家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顧
人曰禹步 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
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誠和
萬民 詩序曰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
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周紀曰
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書曰惟公克勤王家 詩傳曰
召公勤於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書曰君牙惟乃祖
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 周紀

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交加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言瞽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歿也謂之瘞醒武公 史記吳太伯世家曰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 歐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 左傳藥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不日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

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又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詩外傳曰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入以星出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

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史記張湯傳曰湯子安世少以
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
漢書常惠傳曰惠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
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廼還漢嘉其勤勞拜
爲光祿大夫 東觀漢記曰王丹每歲農時載酒肴於
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 漢紀曰諸葛亮常自校簿書
主簿楊顛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
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
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
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躬自校簿書

流汗終日不亦勞乎 又曰諸葛亮遣使者至司馬懿
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
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
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三國志步騭傳曰騭
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
四體夜誦經傳 晉杜預自序曰在家則滋味籍居
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 晉紀曰陶侃爲
都督荊州諸軍事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事
檢攝無遺未嘗少閑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
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君子當正

其衣冠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百姓皆勤於農作家給人足 又曰秦建元八年以王猛為丞相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 南史齊何敬容傳曰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 范雲傳曰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狗一朝之宴逸也 徐勉傳曰天監二年除勉給事黃門

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北史斛律光傳曰光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五代梁紀曰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 宋紀曰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門落篋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 宋史李沆傳曰沆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

或至盱食且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
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 宋紀曰司馬光為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兩宮虛已以聽為政光亦欲以身
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
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金史完顏陳和尚傳曰陳
和尚軍中無事則窓下書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 元
史吳澄傳曰至大元年召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
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
且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
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

雖寒暑不易也 明王璉傳曰洪武末璉以賢能薦拔
寧波知府清廉強幹夜四鼓輒升堂秉燭讀書聲徹署
外聞請學課諸生諸生率四鼓起誦習無敢懈 文皇
實錄曰上諭禮臣曰公侯年老者皆歷事皇考多劾勞
勤今筋力既衰日與羣臣並入朝參觀其步趨之艱朕
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其見任者不在此例 稗史曰
明周文襄名忱勤敏過人凡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
風雨亦必詳記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
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
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不能行由是知公之風雨

必記非漫書也 夏原吉傳略曰原吉修東南水利役
十餘萬人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見役夫暴日中曰
吾何忍獨適因麾蓋去之

勤勞三

原定國 廣業 禮以勞定國則祀 書業廣惟勤 不價 有繼 左傳

在勤勤則不價 靡盬 匪懈 詩王事靡盬 又風

盡瘁 勿休 出師表鞠躬盡瘁 匪懈 夜匪懈 以事一人 佳吏

三國姜維傳諸葛亮與留守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

勤傳光武時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

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吏也後以勤

關內侯 馬上得息 原日至不休 翔從朱温用兵三

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

言惟馬上下乃得休息 漢薛宣傳宣為馮翊日至休吏

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理事宣

出教曰日至令吏休所從來遠矣 **增** 東征西討

原 書講夕復 元木華黎傳木華黎謂其弟帶孫曰我為

西討無復遺憾第汴京未下耳汝其 **增** 能荷堂構

勉之 國語書而講貫夕而習復

皆應準繩 宋史和嶸傳上謂李昉曰蒙宰相子勤構自

南史梁韋廉傳廉進討合肥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

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

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 老農不及 聖人且然 程靈

洗籬墟僻性皆應準繩 躬勤耕稼於水陸所宜刈獲早晚

雖老農不能及也 伎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散用貨

財亦弗儉吝 性理楊子云堯舜禹湯之紡績至散用貨

汲汲仲尼皇皇 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 無事不

理 其功可推 別建康令孫廉廉居官有名為吳令時往

人部 勤勞

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傳答曰惟勤而能清則憲
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至唐宋慶禮傳慶禮為政嚴少
私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張九齡申駁曰
慶禮國之勞臣在邊陲三十年往城營州士饒數千無
甲兵強衛指期而往不功可推不慮遂罷海運
收歲儲邊亭宴然而往不功可推不慮遂罷海運
聞鼓驚起

被甲徒行

驚起問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聞此而瘳
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向府耶所苦因聞此而瘳

疾公遂愈豈非天祐其勤恪耶此而向府耶所苦因聞此而瘳

被甲徒行日六十里令統制官以不能步戰考直命騎士
將如飛詔諸頭如蓬葆心若天運

如蓬葆勤苦至矣百川學海心如天運

寒炙火 盛暑篝燈 歲即好學大寒撥薪自炙夜無餘
青默念所記元蘇天爵傳天爵為江南行臺監察
御史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

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宋史辛棄疾傳棄疾常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
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勤富甚貧之家南
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井之患與貧富斯不侔矣故以
榘名 子為別食 弟豈冒恩 五代史唐臣傳劉贊魏
軒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坻自肉食而別以蔬食
始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
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元
劉秉恕傳世祖常賜秉恕兄秉忠白金千兩秉忠辭不
允乃受而散之以此二百兩與秉忠恩恕曰兄
勤勞有年宜蒙茲賞秉忠無功可冒恩乎 士同力
役 身率墾田 宋韓世忠傳世忠在楚州披草萊立軍
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 唐劉昌傳昌為屋撫集
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
篔瓢不倦 書算盡通 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

分陰當惜

力田為先

晉紀陶侃嘗語人曰夫禹畞人

人部

月五日

勤勞

弟處危亡之中，算食縣飲而披閱不倦。金僕散忠義傳：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設榻以坐，帶經游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治。尚書右丞相上諭汝礪曰：向而鋤金高汝礪傳：汝礪為尚書右丞相，上諭汝礪曰：向廊下而卿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為設榻耶？實時退坐。寬傳：寬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議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王播反樂，班宏益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王播反樂，班宏益恭，唐王播傳：播而鋤，休息輒讀。王播反樂，班宏益出吏不堪其樂，又班宏傳：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總吏諸僚。或高文惠為刺史，夜微出見而哀之，徐解衣以覆而去。魏氏春秋：太祖常夜微出見而哀之，徐解衣以覆而去。魏氏春秋：鐵硯不離小齋，五代史：晉臣傳桑維翰初舉進士，可以

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敵則改，小學唐柳公綽中門東有齋，自非朝謁之日，每旦輒出至小齋，決私事，接賓客。自旦至暮，未嘗離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事至十反，夜必再巡。漢紀：諸葛亮曰：董勿宰參，著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曰：南史：梁宗室傳：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職，行城常因風便，輒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弟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連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則詎可遽去，不令遠出。使張昇傳：昇為參知政事，樞密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大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西日一至，院進見，無踏舞。元馬亨傳：亨為陝西五路。蜀四州，安在胡不旱言，亨對曰：新自陝西來，即名見有。旨御比，安在胡不旱言，亨對曰：新自陝西來，即名見有。不令御遠出矣。君子無逸，老人何苦其無逸。

勸勞

唐蕭德言傳德言晚節學愈苦每聞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

勞憚莫不向義未嘗少閑國語魯敬姜曰昔聖王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瘠土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嚮義勞危也晉紀陶侃為廣州刺史少閑無事輒朝運百

轉漕關中晉紀陶侃為廣州刺史少閑無事輒朝運百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蕭相國世家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

尚儒術以履謙為本直大夫國子司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諸生皆畏服

惟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母寢未熟吳澄詎敢伊唔帝臥得酣大

亮為來宿衛元吳澄傳澄五歲日授十餘言夜讀書至

晚歲寒暑恒親曲樞惟切於幼君出入匪懈唐蔣乂

仁宗幼時以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於前元曲樞傳

勤勞四

增鞭算唐劉晏傳第五琦始權鹽佐軍興晏代之每朝

廢事無間劇即親蒙矢石東城禁親蒙矢石晝夜不

大悅每勞帝知之臣負羈絏左傳子犯謂公子曰臣

手不停筆梁紀徐勉為吏部尚書精力過人雖文

案堆積坐客流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親

勤勞

賜佩刀唐魏徵傳太宗一日宴羣臣曰貞觀以前從我

正朕達為國家長慮徵而已雖古名不寢至旦廣漢

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傳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

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民

武編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勞

北齊書楊愔傳愔居端揆權與士爭分勞

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

勤勞五

增詩文選樂府君子行曰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

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明宣宗織婦詞曰昔嘗歷田

野親親織婦勞春深蠶作繭五月絲可縑縑絲準擬織

為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之有緒纒上機弄杼拋梭窓

下織斯蠶動股織未停鷄鳴三號當風興機梭軋軋不

暫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有蠶作繭未必如甕盎累

絲由寸積為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縷紛

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粲粲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

獨沈思一憐汝

增疏漢晁錯疏略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

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

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

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

人部

勤勞

勤勞

三

中其勤苦如此

增論三國韋曜博奕論曰古之志士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夕若寧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增雜文唐韓愈進學解略曰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

謂有勞矣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勤勞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三

人部四十二

勇

剛

儉一

增爾雅曰瞿瞿休休儉也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又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又曰用過乎儉 書曰克儉于家 詩曰羔羊之皮

素絲五紵 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又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

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

席太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又曰儉德之共也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三

儉

國語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 詩外傳曰
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
出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 漢書董仲舒曰
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史記公孫弘曰人主病不廣大
人臣病不節儉 金史紇石烈良弼曰古者地廣人淳
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
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
遇凶歲而民已病矣 管子曰辨于黃金之理則知侈
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 又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
禁侈靡為國之急也 韓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

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
又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
文子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節乎已者貪心不生矣
東晉曰能約其躬則儻石之福以豐苟肆其欲則水陸
之積不足 顏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
窮急不恤之謂也如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性理
許衡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
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
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儉二

人部

洪鍾彝函卷二百八十三

儉

增柳宗元晉問篇曰三河古帝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風俗通曰大禹闕百品之羞而菲庖厨殷湯寐寢黃屋駕而乘露輿 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尺以見儉也 汲冢周書文王語太子發曰不為驕侈不為靡泰不淫于美括柱茅茨為愛費 因就不括 墨子曰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牂羊之裘以韋帶劍 尹文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而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孔叢子宰予曰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清素好儉妻不服綵妾不衣帛

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 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 左傳子西曰吾昔聞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公羊傳曰晉靈公無道趙盾趨而入靈公望見愬而再拜心忤焉欲殺之使勇士往入其門上其堂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餐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餐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也吾亦不可復見君矣遂刎頸而死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絳夫

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
纖微 三國志和洽傳曰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
其選用先尚節儉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
一節儉也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
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以故污辱其衣藏
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凡激詭之行
則容隱偽矣 諸葛亮傳曰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
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
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

其所言 董和傳曰蜀土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
姻奠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
之規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蔣欽傳曰欽拜
津右護軍典領辭訟孫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
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 毛玠傳曰玠以儉率人太
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
綱目曰宋文帝錢義季于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
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
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

耳 南史孔覲傳曰覲性真素不尚矯飾過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粗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裳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 顏延之傳曰延之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夏侯曹傳曰曹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梁昭明太子統傳曰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樸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北史楊椿傳曰椿戒子孫有曰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

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 唐書盧懷慎傳曰懷慎清儉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篋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 韓滉傳曰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裳茵褥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掖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乎 薛平傳曰平治身殼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聲樂不聞于

家五代梁紀曰梁以王審知爲閩王審知儉約常躡
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宋史錢俶世家曰俶善始
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甚儉素自奉尤
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茵褥皆用紫絕食不重味宋
紀曰李沆治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
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
則已寬矣宋史葉顥傳曰顥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
妾田宅不改其舊史纂左編曰宋杜衍爲人清儉在
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
已遼史張儉傳曰儉衣惟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

調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
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
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諭之上廉其清貧令
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蕭惠
傳曰惠性寬厚自奉儉薄興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
以戚屬居要地祿足養廉奴婢千餘不爲缺乏陛下猶
有所賜貧于臣者何以待之金史伯德特里補傳曰
特里補爲政簡靜不積財常曰俸祿已足養廉衣食之
外何用蓄積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元史裕宗列傳曰皇太子真金服綾袷爲藩所漬命侍

臣重加染治侍臣請織綾更製之太子曰吾欲織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請鑿石爲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邪不許 秦起宗傳曰起宗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于民遂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 明紀曰來恭由貢士洪武中拜御史陞僉都正色立朝彈劾不避權勢有讒恭者帝私幸其第見夫人紡綿公鋤菜遂誅讒而益重公 明紀編年曰太祖見

散騎舍人衣服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春耕暑耘蠶婦縷績手成其勞已甚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驕奢若此豈不暴殄 洪武實錄曰凌說爲浙東按察使入辭上見其衣服垢敝謂曰汝久居通顯猶服敝衣得無儉不中禮乎對曰以平生好儉素上曰好儉固是美事但無似公孫有飾詐之譏 又曰曹國公李貞平生衣取適體食惟適口上不時賜衣弊必緝之雖一帶弊亦必藏以待用或

奉養太豐輒不自安召子孫集于前懇懇言未遇時事以曉之曰吾家素涼薄叨沐上恩以至于此雖美食盛饌何患不繼然奢靡之事吾性所不喜今上方以勤儉化天下吾為戚里之長苟為奢靡何以勸率家人汝曹念之其儉約蓋本于所性云 明王璉傳畧曰璉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羹璉怒其妻曰若不憶吾啖草根時邪命撤而埋之人號埋羹太守 軒輓傳畧曰正統五年擢輓浙江按察使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觔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

驚以為異

儉三

增歸本

助廉

漢王吉傳吉上疏曰民見儉則歸本本

立而未成

宋范純仁傳純仁曰惟儉

可以助廉惟

蠶盤

繩帶

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

為虛費或躬提冠履恒服布袍

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恒服布袍

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

布被公孫弘子相齊食脫粟飯

原飯脫粟

增後人莫及

原古道難遵

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

竟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

死桐棺三寸此

增詔賜官錦

命輟殿材

傳景亮為

儉而難遵也

命輟殿材

傳景亮為

儉而難遵也

命輟殿材

傳景亮為

儉而難遵也

增詔賜官錦

命輟殿材

傳景亮為

儉而難遵也

命輟殿材

傳景亮為

儉而難遵也

命輟殿材

傳景亮為

衢州路總管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唐書魏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為望風成俗

治人事天漢東方朔傳布被以從所尚為天子富有四席兵木無刃衣縵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性理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

莫若高 裴坦家法 王旦門風 唐裴坦傳坦性簡儉飾金玉祖命撤去曰亂我家法宋王旦傳旦疾甚戒

子弟云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于

以全 禮乘駕馬 詩賦羔羊 禮馬祀以下

乎公室國史大夫貞而能儉忠 惡衣糲食 虛室單牀

元張子良傳子懋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懋惡衣

或至寧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臣以為易

吾幸其馴 宋劉章傳章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

書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度晏嬰一孤表三十年不易人

以為難臣以為易 唐李懷遠傳懷遠久貴益素約不

治居室當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 享可二

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他駿 享可二

簋 案惟三椽 儉易二簋可用享 漢朱博傳博為人廉

重味案上 悉寄天府 並挂屏風 南史梁南康簡王

不遏三椽 悉寄天府 並挂屏風 南史梁南康簡王

嗜慾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 又王

現傳現儉于財用設酒不過兩盤 輒云此酒難遇鹽豉

薑蒜之屬並掛屏風酒漿悉置 書有千卷 家無百

錢 晉華管傳管清儉素雖居顯列嘗布衣蔬食年老

溪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 俸祿盡以周宗族 周捨

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 懷德 潤 堂 閣 重 遂 捨 居 之

荻障 馮道茅庵 官南史周捨傳捨性儉素如布衣每入

人部

則塵埃滿積以狹為障壞亦不修五代史馮道傳道
 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
 為一茅庵不設牀席卧一東葛而巳埋羹太守曳柴夫人
 漢王良傳良為太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
 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不布裙曳
 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也故來受書東坡爵
 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肉 祁公麵飯以候鯖錄蘇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
 盛饌則三之可換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
 堂肆考宋杜祁公行壽福皆國家所一飯一麵或美其險公
 賜一且去位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膳裁豆錯蒸
 乃葫蘆唐張孝忠傳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
 爛盧氏雜錄唐盧懷慎為相清儉召客會食呼左右曰
 也一枚不改茅屋重修蔗糖命南史臧壽傳宋武帝受
 重修蔗糖命南史臧壽傳宋武帝受

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明祝允明猥說江
 西俗儉刻木為蔗糖一客欲取食之入手始知不覺失
 笑覆視之底有字何加文子不如巨公傳絃為國
 云大德二年重修何加文子不如巨公傳絃為國
 相家無留儲宋璟嘗歎曰雖李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後漢宣乘傳乘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及器帝嘗幸其
 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惟處故院嘗送新衣唐李
 翬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勲貴飾與馬矜室虛惟愬所
 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晉桓沖傳沖性儉素嘗浴
 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食並
 之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大笑而服之
 二非侍惟一僮雞茹肉非有非茹非茹崇客李元祐
 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人許公許沖淡寡愨晚年惟一
 聞者大笑宋程公許傳公許沖淡寡愨晚年惟一
 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持此安用終當還官南史
 數年不易家無羨儲荆州時有為齋刻榻構景素竟不處
 室列傳景素為荆州時有為齋刻榻構景素竟不處
 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于笥
 人部

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
 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謝而反之元葉李傳李
 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其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
 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
 過指所賜物曰夏忘設帳寒不衣裘南史孫謙傳
 此終當還官也歷二縣五郡居身儉素牀施簾蔭屏風冬則布被
 夏無疇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北史裴
 佗傳佗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都是素
 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如此宋紀
 士不異布衣南史齊始興王鑑傳王儉嘗歎曰始
 樞密副使包拯性峭直耿介其可師後世不知三
 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
 公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南史沈
 慶之傳慶之每朝賀嘗乘猪鼻無憾車左右從者不過
 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
 三公也

原魚噉二歲

增袍衣數年

魚噉二歲不盡以儉化俗元烏古孫澤傳澤常曰士
 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撲
 素無華入皆言之丞相覆布被夫人衣絹裙雜記
 澤不以為意也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飯以脫粟
 覆以布弘起賀怒曰何用故人高貴為脫粟布被我自
 之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集必無盛饌乘
 不過輜車一日史彙編翟公巽身後易兩府自奉甚于寒士
 樂之問尤甚因正色曰德大乎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
 德大于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
 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史記遊俠列傳魯朱家者
 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家無餘財
 衣不采食不重安石無澣洗辛秘不改易主安
 味乘不過輜車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
 石傳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
 官居不易第壟畝是親更咏歌之不廢綺紈弗御
 服不改初

壟畝是親更咏歌之不廢綺紈弗御

儉

何絲竹之堪娛晉孫器傳器雖侯家豐厚而器常布衣

南史陳慶之傳慶之儉素不衣綺綺不好絲竹竹輿是駕並無翟第之車

銅鏡相隨豈有麒麟之塚唐書諸已蕃將列傳裴汾從

避風雨而已後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騎仗妻乘竹輿

侍婢黃碧練服西京雜記袁盎冢以瓦為棺櫛器物

銅鏡一枝熊克之軒車難入偏多折節之貴游道

根之牆屋不修竟作蕭條之寒士宋熊克傳克家素儉

儉四

原 有度左傳夫德增 心逸小學紺珠四德養德漢

葛武侯戒子足用國語儉所以足用也妻執爨漢第五倫傳

守雖為二千石躬自原無長物恭晉王恭傳王忱見王

而大驚恭曰吾生乎無長物增小宰羊時史彙編

豆腐邑人呼豆腐為小宰羊原宮室卑庠左傳晉

崇大諸侯之館家無私積又曰李文字子卒家無衣

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增拾噉飯粘傳仲堪在

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敗簷疎漏

山堂肆考宋曹彬兩總樞密五臨藩翰所居僅鹿風雨

敗簷疎漏人不堪其憂而林慮之自若至升武帳止衣

胡絮坐素木榼惟一味明祝允明惟中一或果或

菜可食餘悉充以雕不然官薪會稽典錄陳修為豫

木謂之子孫果榼儉

日一炊不然官薪不施錦繡唐裴耀卿傳帝封禪還次宋州

供帳不施錦魏書中山恭王宏傳宏尚約習家人事魏書中山恭王宏傳宏尚約

家之南史傅昭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插燭板牀南史傅昭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

所干豫南史傅昭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燭板牀南史傅昭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

馬溫公與劉几席從王尚恭等七人作真率會約

酒不過南史傅昭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數罰南史傅昭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

一裘三十年南史傅昭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餼不過南史傅昭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

儉五

增賦漢班固東都賦曰命有司頒憲度昭節儉示太素

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

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返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紵

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元恥纖美而不服賤奇麗

而不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淵張衡東京賦曰遵節儉

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已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

所往目不見其所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于山抵璧于

谷翡翠不裂瑇瑁不簇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

返本咸懷忠而抱慤

增詔漢平津侯傳太皇太后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宰臣

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

人部

儉

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
故人所善賓客皆分俸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
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于制度而
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
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
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
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
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
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
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

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
臨拜焉 又安帝五年七月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
科品欲令百姓務從節儉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危朝廷
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
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
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
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
既立鷲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增論三國卻正著姜維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
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

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
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
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如姜維之樂學不倦
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增雜文宋司馬光訓儉文畧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
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
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
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
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近世風俗尤
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

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
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栗棗柿之類肴止于脯醢菜羹器
用蠶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
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
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
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
蓋鮮矣嗟乎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
乎

剛

增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又曰坤至柔而動

人部

增

剛

也剛 書曰剛而無虐 又曰彊弗友剛克 又曰沈
 潛剛克 詩曰剛亦不吐 又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
 禮曰外事以剛日 又曰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
 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
 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宋柴中行傳曰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
 毅果敢之氣 李椿傳曰君以剛德為體而虛中為用
 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 荀子曰剛彊彊毅靡所
 不伸 桂巖子曰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
 剛堅然後揚道制命 慎陽子曰廉則剛而直 魏劉

劭人物志曰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
 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 又曰剛者不厲無以
 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徵也

剛二

增皇甫謐高士傳曰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
 告弟子乎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
 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
 盡矣 淵海曰韓子問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叔向曰臣
 年八十齒再落而舌尚存是知剛不如柔 史記伍子
 胥傳曰負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 魏其武安傳曰

人部

增皇甫謐高士傳卷三頁十三

剛

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漢書諸葛豐傳曰豐特立剛直為司隸校尉舉刺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聞何闢逢諸葛師古曰言間者何久闢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漢紀曰趙王良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下車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不避強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又曰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言于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

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宣錢三十萬三國志張昭傳曰初孫權當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昭字也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晉書傅咸傳曰咸性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疾惡如仇南史蕭引傳曰引為中庶子建

人部

剛直為卷三十八

剛

七

洪鑑類考卷二百八十三
康令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族
子密時為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
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
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北史楊昱傳曰廣陽王嘉
北海王詳等與伯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北海王顧昱
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
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
一坐歎其能言 劉行本傳曰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
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
夫取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復欲取之

行本抗聲曰筆不能得帝驚視問之曰臣聞設官分職
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
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唐書李朝隱傳曰朝隱遷
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
但斜封其狀付中書郎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無
避屈遷長安令宦官問與貴有所干詣曳去之睿宗嘉
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
進大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 李邕
傳曰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
耳 蕭至忠傳曰至忠為御史劾宰相蘇味道贓污御

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禮
乎至忠曰御史人君之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相
關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
憚其剛直 宋史趙普傳曰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太祖
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
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
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
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
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豈得以喜怒專
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外久之

不去竟得俞允 李沆傳曰沆為平章事真宗一夕遣
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
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畢士安傳曰宋真
宗欲相畢士安士安曰臣駑朽不足勝任冠準兼資忠
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士安曰
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
積朝廷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耳 宋紀曰馬
知節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嘗與王欽若爭論上
前退見王且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
驚動君相耳 陳恕傳曰恕條陳王安石所更法令不

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怒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怒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 元史張文謙傳曰文謙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于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 竇默傳曰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 一統志曰明顧佐永樂中爲應天府尹剛正不撓吏民畏服雖勳豪貴戚爲之斂

手議者謂有類于宋包拯之知開封府 明史顧佐傳畧曰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皆敬憚之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簾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顧獨坐云 一統志曰張鵬涑水人景泰辛未進士立朝謇諤有才名時石亨恃寵作威福鵬極詆其罪平生剛直貞介居險一致云 續文獻通考曰吳與弼字子傅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

剛三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十三

剛

原天德地道左傳審贏曰天為剛德受性懷

腸性獲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也遂辭去子為吏宜改常

懷剛增信道守節宋史陳安傳必天性剛毅信道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斂手立脚宋包拯傳曰

學術始與蕭曹陳平異矣無斂手立脚宋包拯傳曰

毅于剛毅然終是之斂手性理朱子曰聖門獨得其傳

拜獨揖帝師不拜或說之曰帝師天子擢授經郎嘗見

大尊孔氏而巳何拜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

徒為太常卿使于吳越時吳越使吳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

越者見吳越王皆拜獨揖之使吳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

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

畏膺威嚴逃還京師置于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

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又漢安元石

遣杜喬張綱等分行州郡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之舉緩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

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孤狸遂劾奏

大將軍冀河為君子德有古人風魏徵何加傳帝曰

南尹不疑金陳規傳規劉仲不及魏徵何加傳帝曰

君子不疑金陳規傳規劉仲不及魏徵何加傳帝曰

為人剛毅有古風劉仲不及魏徵何加傳帝曰

方今羣臣忠直邪律缺劉仲不及魏徵何加傳帝曰

鈔復亭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詔難久之復亨

議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加傳

意卿能文必爾犯法宋周必大傳必大權中書舍

曰意卿能文必爾犯法宋周必大傳必大權中書舍

木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

送西僧過真定筆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

木受其狀以僧下獄脫虎脫直欲出僧辭氣強不忽

木令免冠跪庭下詰責之脫虎脫逃歸以少冲進諫

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犯法唐李邕傳邕每從容進諫

孔璋上書世宗稱美之少冲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

人部

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
折二張之角性韋氏之鋒雖身受論屈而奸謀沮解疏
奏邕得莫見弘度無逢懷恩剛正史隋崔弘度然長安
減之語曰寧飲三斗醋莫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煙
為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煙
無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性無苟合名不虛行劉
每盛服妻于不仰視交接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
因傳因性不不苟仰視交接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
取秦州別駕堅紀太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
詩平子曰臣丁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
故平子曰堅笑曰各不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
足獻也堅笑曰各不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
虛行因擢為上第不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
二年倫坐故出罪削官解職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
使論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于刑念卿入
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于罪謫之中授為勢利所屈元呂
思誠傳思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拔聞不為勢利所屈元呂

魚頭是目

阜鵬見呼

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

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唐王志
惜傳志情為侍御史以剛驚為治人吏畏讒呼為阜鵬
不細事可寢大奸決大事剛不撓元王磐傳磐
編王法乘節剛當稱古直乃爾木強資性剛方間
動可寢大奸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
居不妄言笑幸則日弗顧也又廉希憲傳希憲每奏
直稱之雖權幸則日弗顧也又廉希憲傳希憲每奏
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為戒太
上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邪朕為戒太
暴不敢及私唐前漢匡衡傳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
亦循易至廷爭嶷然未嘗敢及以剛于不避高下以
御吏百僚諷事畏然未嘗敢及以剛于不避高下以
備股肱不避高下桂巖子好文學性韻剛疎為剛也君
引賢所以自近以備矯時慢物披心示誠漢孺衡傳
殷肱所以自近以備矯時慢物披心示誠漢孺衡傳
少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植有
人知

大節 繁為名臣 漢盧植傳植字子幹性剛毅有大節
 治豪強剛方不撓為時名臣 劔 薑桂成性 冰玉持
 身之口紀和議之初晏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以身
 計而誤國家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吾終不以身
 野語胡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冰玉
 各申其志 宜終此言 唐崔隱甫傳贊曰嚴挺之拒宰
 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
 其志也 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
 不世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 主 無敢戲慢 不屈豪
 強 唐韋溫傳溫性剛峻令人望無敢戲慢者 晉書張
 宗輔西州大姓護軍趙汝宗婦族也 僮僕放縱為百姓所
 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
 縣稱 安能屈節 乃復低頭 列薦澤假宗正少卿充

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
 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此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
 方不屈 南史蕭惠開傳惠開素剛除少府加給事中
 益不得志 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荏苒乃復低頭入
 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
 白楊旬謂人曰人生不得行曾懷壽百歲猶為天也
 自負奇氣 知為端人 超邁以奇氣自負 又張德
 輝傳德輝天性剛直博學有經濟 韓愈愛重 士良
 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 濟 韓愈愛重 士良
 惡縮 新唐書宗室列傳愈陽壯王道元六世孫漢少事
 傳李訓誅死擢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當軸秉權亡
 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仇士良等
 進往執為之先士良等惡縮不得對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
 疆 汝曹豈當議 臺諫皆有言 路張榘傳榘為彰德
 掾榘初娶祁氏祁頻驕縱見榘貧不為禮榘之榘因移疾不出滯
 官且汙榘以黯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榘因移疾不出滯
 人部

案俱積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邪宋史王希呂傳希呂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矣太傅安肯就吏布衣乃能上書前漢蕭望之來矣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建白詘望之手牢獄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宋史包恢傳恢歷任至書去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汚蟻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汚蟻耳王信見嫉緣觸要人灌夫堪多不遺下輩宋史傳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史記魏其武安列傳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笑齊名之盧奐應愧賢兄哭先死之王章真憐孝女唐盧奕傳奕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

漢王章傳章為京兆上封事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先時獄上呼囚數常至九必君也明日問之章果死邪難勝正豈容神廟之繁興猛以代柔竊慮穎川之僵仆南史王神念傳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麗山臨海先有神廟妖俗惑百姓遠近祈禱靡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之風俗遂改漢何並傳並徙穎川太守代陵陽嚴詡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吏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穎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剛四

增好斷者好斷文子剛正色別白唐顏杲卿傳杲卿任遂事明濟嘗為刺史詰將軍揖客漢汲黯傳大將軍衛謙正色別白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重君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增好斷者好斷

剛

言

脫幘投地

初潭集下延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

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憤耳卿乃以成人則一

世勲門傲授門徒京師學業翁然復興崔浩高允並

常爽傳爽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

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

雖殊成鐵伐為氏遷幽朔改姓幽如氏後改姓赫連

氏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曰庶抗禮長揖房彥

謙傳司隸別駕劉焯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議嘉之

皆為之拜惟劉焯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議嘉之

真可大用絕也自今已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即痛

懲之帝開喜曰脫脫能往家以毅名齋登朱熹之門熹稱

剛制于酒真可大用矣以毅名齋登朱熹之門熹稱

其明白剛直屹若太山意所背嚮屹若太山不可回

命以毅名齋屹若太山意所背嚮屹若太山不可回

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臣心如面收緝下獄緝素剛

赤不少怒廟堂憚之臣心如面收緝下獄緝素剛

因憤恚于獄中上書後主大怒頃之少解使謂曰我欲

赦卿能改過不緝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

改可不容人短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鍊金煨鐵

宋紀仁宗時富范等同時執政石介作慶曆聖德

詩曰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視弼之心鍊金煨鐵

甫不為下唐崔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

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

袞輒駁異祐甫不為下

剛五

增詩唐張說送王峻詩曰為負剛腸譽還追彊項名

增詔漢元帝詔曰剛強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馮野王

是也

增策宋蘇轍策曰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

人部

附錄續通志卷之三十三

剛

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于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于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

增疏宋柴中行擢宗正少卿上疏畧曰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奸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

增序明鄒守益贈范伯寧序曰剛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載人不剛不能以成位于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捐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于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由愈于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寒能煖能榮能悴而後為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聖門嘗傳之矣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則無過不及者也曰有道無道而不變則無或息者也或過焉或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

人部
淵源類編卷三頁八十三
剛

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
可以叱萊尼可以北費人而可以微服于宋可以往于
萬人而可以不惴褐寬博可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
出晝剛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聖學不明往往以氣質所
近習俗所尚恬然安之而不自覺西漢之季背公植黨
至于厥角稽首爭獻符命而東漢之季互相標榜蹈于
桎梏而方且以不與爲恥蓋知剛者鮮矣

增雜文宋蘇軾剛說曰孫君介夫真可謂剛者也始吾
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
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

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荅徑起入戶
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
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進步少年馭吏如東
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
爲條例司者 又曰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
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
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邪折
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

勇一

增爾雅曰番番矯矯勇也 釋名曰勇踴也遇敵踴躍

人部

增爾雅曰番番矯矯勇也

剛勇

欲擊之也 易曰用馮河 書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
熊如羆 詩曰有力如虎 又曰孔武有力 禮曰臨
事而屢斷勇也 又曰用人之勇去其怒 左傳狼臆
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 共用之謂
勇 又伍尚曰知死不辟勇也 周禮曰司右掌羣右
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史記魯
仲連曰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墨子曰君子戰雖有陣
而勇為本焉 河圖曰鳥一足獨立見則主勇強 劉
邵人物志曰勇敢也者義之決也 又曰力能過人而
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 劉向新序曰

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

勇二

增外紀曰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
山崩使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補天 五
帝紀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楔偷封豨
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
日下殺楔偷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欣悅
莫不向服 出淮南子 本經訓 元史廉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
見義勇為禍福無與于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
可及者是自棄也 詩說曰叔于田叔段多才而好勇

人部

勇

勇

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左傳曰齊侯伐魯戰于長勺莊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又曰杜回秦之力人也 國語曰晉悼公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 性理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裒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左傳曰晉知起中行喜州綽邢

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為彼樂氏如樂乃亦子之勇也 又曰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鄴人紇挾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扶舉縣門出在內者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偃陽人縣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

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懸布

帶其斷以徇于

軍三日

帶其斷布以示勇

韓詩外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

時三戰而三北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遂走敵而

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

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

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

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

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穀梁曰子胥父誅于楚也

挾弓挾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 吳越春

秋曰吳王欲殺慶忌要離詐得罪出奔遂如衛求見慶

忌曰願因王子之勇闔廬可得也慶忌信其謀遂之吳

將渡江于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

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摔其頭于水中乃加于

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

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

天下勇士二人哉 又曰公子慶忌筋骨果勁萬人莫

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闔閭嘗

追之于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闔接矢不可中

列子曰

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招與同 史記孔

子世家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

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
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
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
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 韓詩外
傳曰孔子遊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
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
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
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莊子曰孔子圍于匡子路入見
孔子曰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
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

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
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
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 尸子曰人謂孟賁生乎曰
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
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史記秦本紀曰武王有力
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
膾 魏公子列傳曰公子無忌北救趙如姬盜晉鄙兵
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
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亥與公子俱遂行至
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

十斤鐵椎推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揚子曰或問
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
其心于勇也其庶乎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曰秦將李
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
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 廉頗列傳曰廉頗者趙之
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
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于諸侯 刺客列傳曰燕國
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 天中記田
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無血勇之人怒而面赤
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

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史記項羽本紀曰
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
籍矣 留侯世家曰張良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
韓故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
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前
漢書武五子傳曰廣陵厲王胥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
獸 食貨志曰匈奴侵寇甚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
名曰豬突豨勇 後漢書光武帝紀曰王莽召募猛士
時有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 陳俊傳曰俊
拜彊弩將軍與五校戰于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

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
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董卓傳曰卓膂力過人雙帶兩
韃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 蜀志曰關羽張飛勇冠三
國俱稱萬人之敵 魏志曹真傳曰真嘗獵為虎所逐
顧射虎應射而倒太祖壯其驚勇 許褚傳曰太祖征
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褚從行馬超負其力陰欲前突
素聞褚勇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顧指褚褚
瞋目眈之超不敢動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軍褚身斬首
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 晉書劉牢之
傳曰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太元初謝元北鎮廣陵

多募勁勇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
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劉曜載記曰曜征陳安安累敗
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
壯士十餘騎于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
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韃服
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
三交奪其蛇矛而退 南史陳蘭欽傳曰欽有謀畧勇
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 羊侃傳曰侃少雄
勇膂力過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于兗
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至七跡泗橋有數石人

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北史魏高祖
本紀曰帝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髀骨
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弊之 東魏孝靜帝紀曰帝
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 高季式傳曰范陽
盧曹以勇力稱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
能拔樹常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
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于外羣鹵莫能彎乃去之時有
沙門曇讚號為神力惟曹與之角焉 韓茂傳曰茂年
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
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于馬上持幢初

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
為虎賁中郎將 楊大眼傳曰大眼少驍捷跳走如飛
時將南伐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勿許大
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
騮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冲因曰千
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
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
諸君齊列矣 酉陽雜俎曰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
二人破草賊數萬又龍門之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唐書曰尉遲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

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
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
孰難對曰奪稍難試與齊王戲王三失稍遂大服薛
仁貴傳曰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
率兵二十萬拒戰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
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帝望見之問誰
曰薛仁貴也召見賜金帛口馬甚衆師還帝曰朕不喜
得遼東喜得虜將李白傳曰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
張旭草書爲三絕旻嘗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
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天中記曰彭博通身長八尺曾

于講堂階上臨階而立取鞋一輛以臂夾令有力者後
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
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橫破裂曾遊
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又嘗于長
安與壯士魏弘宋令文馬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
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久垣
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唐書宋之問傳曰之問父令
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
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旣之問以文
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慈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

絕 天中記曰宋令文有神力嘗以五指撮碓背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柱下壓之重謝乃爲之出 歙州圖經曰績溪縣有汪節者生而有神力入長安到東渭橋邊有石獅子重千斤提而擲之丈餘後數十人不能動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上又置一牀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

石堡城龍駒烏其勇嘗冠軍 胡証傳曰証膂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酌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擦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酌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 張興傳曰興長七尺一飯斗米肉十斤爲饒陽裨將史思明引衆傳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 五代史唐臣傳曰周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令軍中曰能

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謂晉王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章隨馬遂生擒章 宋牛思進傳曰思進少從軍以膂力聞嘗取強弓絀于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牆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巖然不動 韓世忠傳曰世忠早年鷲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

挽強馳射勇冠三軍 岳飛傳曰飛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 遼史邪律溫里思傳曰溫里思負勇畧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鷗博雉晉人隔水以鵠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爲我得此人溫里思請內殿馬濟河擒之並殺救者數人還 金史高彪傳曰彪勇健絕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 元史木華黎傳曰木華黎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博爾朮傳曰博爾朮戰于大赤兀里兩軍相接下令殊死戰

跬步勿退博爾朮繫馬于腰蹠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
太祖嘉其勇膽 朮赤台傳曰朮赤台有膽畧善騎射
勇冠一時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謀諸部畏之怯
列亦哈刺哈真沙陀等帥衆來侵兵戰不利近臣忽因
荅兒等馳告太祖曰事急矣羣下忠勇無踰朮赤台者
宜急遣之拒敵從之朮赤台承命單騎陷陣射殺鮮昆
降其大將失列門等遂并有怯列之地 明張士誠傳
曰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丈餘又善
沒水 又曰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
鬪每令被銀鎧錦衣出入陣中 翦勝野聞曰明常遇

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 明常遇春傳曰
太祖引兵薄牛渚磯元兵陣于磯上其下巨舟相次距
岸且三丈餘莫能登者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
應聲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盪元軍披靡諸
將乘之遂拔采石 武德傳畧曰德從常遇春于常州
疾戰流矢中右股拔去之血流至踵戰自若又與賀仁
德戰劉山仁德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
之大呼突入盡破其軍

臨城縣志卷之二十三

之六甲突入盡焚其軍

謝靈運山公謝靈運陳郡中武始謝氏以齒其父靈運
乘輝而突中亦謝靈運去之血流至靈輝自遂又靈運
謝靈運之靈運來示 在謝靈運曰謝靈運靈運春于謝靈
謝靈運謝靈運其父乘輝而土大甲謝靈運天軍始靈運
卒且三丈謝靈運昔靈運春靈運至太甲謝靈運之謝靈
太甲氏其靈運謝靈運天其謝靈運土其可曰其謝靈運
不謝靈運也謝靈運謝靈運謝靈運謝靈運謝靈運謝靈運

